

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Ь

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



上尉的女儿

普希金小说选

〔俄〕普希金 著 冯春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

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Ь

上尉的女儿

普希金小说选

〔俄〕普希金 著 冯春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尉的女儿:普希金小说选 / (俄罗斯)普希金著;冯春译. - 上海: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 3

(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)

ISBN 7-5327-2730-0

I. 上... II. ①普... ②冯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
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2472号

А. С. ПУШКИН

ПРОЗА

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
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, том VI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

Москва - Ленинград 1950年版译出

上尉的女儿

——普希金小说选

〔俄〕普希金 著

冯春 张蕙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246,000

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册

ISBN 7-5327-2730-0/1·1581

定价: 11.00元

目 次

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·····	1
出版者的话·····	3
射击·····	6
暴风雪·····	15
棺材店老板·····	25
驿站长·····	30
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·····	38
杜勃罗夫斯基·····	53
黑桃皇后·····	111
上尉的女儿·····	135
题解·····	219
译后记·····	223

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
别尔金小说集

普罗斯塔科娃夫人：亲爱的先生，
他从小就爱听故事。

斯科季宁：米特罗方很像我。

——《纨绔少年》^①

① 俄国作家冯维辛(1744/45—1792)的喜剧。

出版者的话

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·彼·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，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，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。为此，我们曾去向玛丽亚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特拉菲林娜讨教，她是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的至亲，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。可惜，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，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。她建议我们向伊凡·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，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。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。我们去了信，并且收到下列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。我们未作任何修改，也不加任何注释，把它发表在这里。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，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。

某某先生台鉴：

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。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的生卒年月、职务、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，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。亲爱的先生，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：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一七九八年生于戈留欣诺村，其父母都是高尚的正派人。其已故父亲彼得·伊凡诺维奇·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·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。他不算富裕，但也可算小康，并善于管理产业。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。想必由于这位可敬



先生的尽心教诲,他养成了阅读习惯,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。一八一五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(番号我已无从记起),在那里服务到一八二三年。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,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。由于他缺乏经验,心肠又软,很快就放松了管理,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。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(这是他们的习惯),他把村长撤掉,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,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。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,她是所有农奴的干亲家,大家都不怕她。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,和他们狼狈为奸,迫使伊凡·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;即使是这样,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,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,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、越橘之类的东西,而且还要赖账。

我是伊凡·彼得罗维奇亡友的朋友,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,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。为此,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,向他要了账册,把那无赖村长叫来,当着伊凡·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。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账,但是当查账的结果表明,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,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,伊凡·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,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。而正当我查出问题,严厉追究这无赖村长,使他狼狈不堪、无言以对时,我却听见伊凡·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,这使我大为恼怒。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,就象他自己一样,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。

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;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——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,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·彼得罗维奇;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。伊凡·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,衷心信赖我。在他去世之前,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,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,虽然不管在习性上,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,各方面都很节制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(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);他对女性很有好感,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。^①

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,伊凡·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,其中一部分在我处,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。比如说,去年

① 下面有一段轶事,我们认为纯属多余,故未刊载;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,这段轶事决不会损害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死后的声誉。——原注

冬天,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,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。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。正如伊凡·彼得罗维奇所说的,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,是他听人家说的。^①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,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,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。这不是出于恶意,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。

一八二八年秋,伊凡·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,转成高热致死。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、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,终未能挽回。他死在我怀里,终年三十岁,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,眼睛是灰色的,头发是淡褐色的,鼻梁笔直,脸白皙而瘦削。

尊敬的先生,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、职业、性格和外貌,凡记忆所及,都写在上面了,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,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,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作者,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,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面。谨致衷心的感谢。

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
于涅纳拉多沃村

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,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,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。

亚·普·

① 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,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:从某人处听到(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)。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:《驿站长》的故事是听九级文官 А.Г.Н.说的,《射击》的故事是听 И.Л.П.中校说的,《棺材店老板》的叙说者是 Б.В.,《暴风雪》和《小姐》是听 К.И.Т.姑娘说的。——原注

射 击

我们射击了。

——巴拉廷斯基^①

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
(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)。

——《野营之夜》^②

—

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。早上出操，练骑术，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，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。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，没有一个未婚姑娘；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，那里除了穿制服的，什么人也看不见。

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。他近三十五岁，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。他饱经世故，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。他总是郁郁寡欢、脾气暴躁、说话尖刻，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。他



似乎是个俄国人，却起了个外国名字。从前他当过骠骑兵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，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。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，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，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。不错，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，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，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。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，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。他有许多书，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。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，从来不讨还，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原主人。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。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像蜂窝一样。他收藏了许多手枪，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。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，用枪子儿打掉，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过去。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，西尔维奥（我这样称呼他）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。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，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，但从不谈细节。看得出，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。我们猜想，他的良心上一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，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怖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。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。有一种人，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。可是，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。

有一天，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喝了很多酒。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。他推辞了很久，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，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，坐下来发牌。我们围着他坐下来，牌局开始了。西尔维奥有个习惯，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，他从来不争论，也不解释。要是赌客算错了账，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，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。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。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，他也来这里打牌，由于心不在焉，他多折了一只牌角^①。西尔维奥照老习惯，拿起粉笔，把数目加上了。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，就向他说明。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。军官忍不住，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。军官因为喝了酒，输了钱，又受到伙伴的耻笑，急躁起来，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，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，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。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气得脸色煞白，两眼闪闪发光，站起来对军官说：“先生，请您出去，您得感谢上帝，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。”

① 巴拉廷斯基(1800—1844)，俄国诗人。

② 俄国作家别斯士舍夫—马尔林斯基(1797—1837)的小说。

③ 在纸牌上折角表示加倍下注。



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，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。军官说，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，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，什么事都愿意奉陪，说完便走了。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，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，便一个个放下纸牌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，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，他却来了；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。他回答说，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。我们都感到很奇怪。我们去找西尔维奥，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，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。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，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三天过去了，中尉仍然活着。我们惊奇地问，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？”西尔维奥没有决斗。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，和中尉言归于好了。

在青年人的心目中，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。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，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，一个人只要勇敢，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。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，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。

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。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，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，他的一生是个谜，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。他喜欢我，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他跟我无话不谈，态度又是那么诚恳，神情是那么愉快。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，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，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。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；瞧着他，我都感到害臊。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，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，不可能猜不出原因。看样子，这使他很伤心；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，但我避开了，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。从此，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，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。

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，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。就说等待邮期吧，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，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：有的等钱，有的等信，有的等报纸。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，互相交流消息，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。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，一般他都在场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信，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。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，两眼闪耀着光芒。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，一点都没有觉察到。“各位，”西尔维奥对大家说，“由于某些情况，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；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。我也等着您。”他转过身来，对我说，“您一定要来。”说完，他匆匆走出去了。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，于是各自散开了。



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,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。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,只剩下几堵光秃的、弹痕累累的墙壁。我们围坐在桌旁,主人的情绪非常好,一会儿,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;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,酒杯翻着泡沫,不断啾啾作响;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、万事如意。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。大家都去拿制帽,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。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,他拉住我的手,把我留下。“我要和您谈谈,”他轻声对我说。我留下了。

客人都走了,只剩下我们两人。我们面对面坐着,默默地抽着烟。西尔维奥心事重重,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。他脸色阴郁惨白,两眼熠熠发光,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,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。过了几分钟,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。

“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。”他对我说,“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。您一定知道,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,但我喜欢您,我觉得,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,我是很难过的。”

他停下话头,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;我垂着眼皮,默不作声。

“您一定觉得很奇怪,”他接着说,“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。您一定会同意:我有权选择武器,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,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。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,可是我不想撒谎。要是我能够惩罚P,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,那我决不会放过他。”

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。他说得这样坦率,使我不知说什么好。西尔维奥接下去说:

“事情正是这样:我没有权利去死。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,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。”

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。

“您没有和他决斗?”我问道。“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?”

“我和他决斗过,”西尔维奥回答,“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。”

西尔维奥站起来,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、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(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察帽^①);他戴上帽子,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。

“您知道,”西尔维奥接下去说,“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。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:我喜欢逞强,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。在我们那个时候,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: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。我们都自吹自擂,说自己能喝酒:我的酒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——杰尼斯·达维多夫^①曾写诗称赞过他。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：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，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。同事们都崇拜我，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视为无法摆脱的祸害。

“我心安理得（也许并不心安理得）地陶醉于我的声誉，这时，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（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）调到我们团里来。我从来没见过衣着这样华丽的幸运儿！试想一下，那么年轻、聪明、英俊，快乐得发狂，大胆得肆无忌惮，名声那么响，有多得不知其数和永远花不完的钱，试想一下，这在我们当中将产生什么影响！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。他被我的名声迷住，便想和我交朋友，但是我对他很冷淡，他也就毫不可惜地和我疏远了。我恨透了他。他在团里和在女人中间取得的成功使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。我便寻机和他吵架。他用挖苦回敬我的挖苦，他的话往往出我意料，比我辛辣，当然也比我的好笑得多：因为他是在开玩笑，而我却是含着恶意。后来，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举行的舞会上，我看见他成为所有太太小姐们注意的目标，特别是那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，现在居然也对他表示倾心，我便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很平常的粗话。他勃然大怒，打了我一记耳光。我们都奔去拿马刀，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，众人把我们拉开，当夜我们便出去决斗了。

“决斗是在拂晓时进行的。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预定的地方。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。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，气温也逐渐上升。我远远地看见了他。他由一个证人陪伴着徒步走来，马刀上挑着军服。我们迎着他走过去。他手里捧着一顶装满樱桃的军帽走过来。证人给我们量了十二步距离。该我先开枪，可是由于愤怒，我激动得很厉害，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击中对手，为了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，我让他先开枪。我的对手不同意。我们决定抓阄。他永远是个幸运儿，抓了个第一。他瞄准了一下，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。轮到我开枪了。他的生命终于落在我的手里；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他，竭力捕捉他脸上哪怕一点点惊慌的神情……他站在我的枪口下，从军帽里拣出一只只熟透的樱桃，一边吃一边把核吐出来，一直吐到我跟前。他那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得发疯。我想，他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？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，于是我把手枪放下了。‘您现在似乎还顾不上生死的事，’我对他说，‘您请去吃早饭吧，我不来打扰您……’‘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，’他不以为然地说，‘请您开枪吧，不过悉听尊便，这一枪您可以留着，我随时可以奉陪。’我转身对证人们说，今天我不想打枪了，决斗就这样结束。

“我退伍并且住到这个小地方来。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没有一天不想到报

^① 达维多夫(1784—1839)，俄国诗人。



仇。现在这个时刻到了……”

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信,拿给我看。有人(大概是他的代理人)从莫斯科写信来,告诉他,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式结婚。

“您猜得到那个人是谁,”西尔维奥说,“我现在要到莫斯科去。让我们看看,他在结婚前夕是不是还能像从前那样,若无其事地边吃樱桃,边迎接死亡!”

说着,西尔维奥站起来,把帽子往地上一扔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。我凝然不动地听着他的话,一种异样的、自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。

一个仆人走进来,报告马车已经准备好。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,我们互相吻别。他坐上马车,车上装着两只箱子,一只装着手枪,另一只装着日常用品。我们再次告别,马车急驰而去。

二

过了几年,家境迫使我住到H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。我操持着家务,经常想到我从前那种热闹的、无忧无虑的生活,不时暗自叹息。我最难以习惯的是孤零零一个人度过秋天和冬天的夜晚。午饭前,我可以和村长聊聊天,到各处去办事,看看那些新的机构,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打发时光;可是天一黑下来,我就完全不知道上哪里去好了。我从橱底下和储藏室里找出来的那几本书早就读得滚瓜烂熟。凡是女管家基里洛夫娜能够记得起来的故事也都讲过了。农妇们那些歌只能引起我的愁思。我本想喝那并不甜的甜酒,可是一喝就头痛。我承认我害怕成为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,也就是那种不可救药的醉鬼,这种人在我们县里我见得多了。除了两三个这种不可救药的醉鬼外,我没有别的近邻,这种人谈起话来不是打嗝就是叹气。我宁可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家里。^①

离我家四里路的地方有一处B伯爵夫人的富庶的领地,但那里只住着一个管家,伯爵夫人只在出嫁的那一年来过一次,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。可是在我到此处隐居的第二个春天,我就听说伯爵夫人要和她丈夫到乡下来消夏。果然,他们六月初就来了。

对于乡下人来说,来一个有钱的邻居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。在他们来到之前两个月,邻近的地主和婢仆们就在谈论这件事,事后还要谈两三年。至于我,我得承认,听到要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邻居的消息,我心里非常兴奋;我急不可

① 初版时下面还有:最后我决定睡得尽可能早些,午饭尽可能吃得晚些;就这样缩短晚上,延长白天,并觉得这个办法很好。

耐地想看到她，因此她来到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下午，我就动身到某某村去，以近邻和最温顺的仆人的身份去拜访伯爵夫妇。

仆人把我带进伯爵的书房，他自己去向主人通报。宽敞的书房布置得极其豪华。墙边放着几个书橱，每个书橱上都有一座青铜胸像；大理石的壁炉上挂着一面大镜子；地板上覆着绿呢子，还铺着地毯。我住在寒伧的角落里，对豪华的陈设已不习惯，我好久没见过别人的富有，有点胆怯、忐忑不安地恭候着伯爵，就像外省来告状的人等候大臣一样。门开了，走进一个约莫三十二岁的英俊男人。伯爵坦然而友好地向我走来。我竭力鼓起勇气，正要向他作自我介绍，他却抢先了。我们坐下来。他的言谈随便而亲切，一会儿我就不再感到拘束。我刚刚恢复常态，这时伯爵夫人突然走了进来，这使我比刚才更加坐立不安。她确实长得很美。伯爵把我介绍给她；我想显得潇洒一点，但是我愈想做出毫不拘束的样子，就愈觉得自己笨手笨脚。他们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常态并习惯于新交，就自己交谈起来，把我看作亲密的邻居，不拘礼节。于是我在书房里踱起步来，看看他们家收藏的书画。我对绘画是门外汉，但有一幅画却引起我的注意。这幅画画的是瑞士风景，但是使我吃惊的并不是它的绘画技巧，而是因为这幅画被两颗子弹打穿了，一颗子弹正好打在另一颗上面。

“真是好枪法，”我回过头来对伯爵说。

“是啊，”他回答，“枪法高明极了。您的枪法好吗？”他继续说。

“对付得过去，”我回答，很高兴终于谈到我熟悉的话题。“三十步内打纸牌弹不虚发，当然得用我熟悉的手枪。”

“真的？”伯爵夫人十分认真地说，“你呢，亲爱的，你能在三十步内打中纸牌吗？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试试看吧，”伯爵回答。“想当年，我的枪法还不坏，可是我已经四年没有摸过手枪了。”

“噢，”我当即说，“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跟您打赌，我认为阁下就是在二十步内也打不中纸牌：手枪要天天练习。这我是有经验的。在我们团里我也算一个优秀射手了。有一次，我整整一个月没有摸过手枪，我的枪拿去修理了；阁下，您猜怎么着？后来我再拿起手枪的时候，头一次距离二十五步打一只瓶子，连续四次都脱了靶。我们那儿有个骑兵上尉，喜欢说俏皮话，爱说笑，他当时恰好在场，便对我说：老弟，看来你的手不肯抬起来打瓶子。是的，阁下，不能小看这种训练，要不然，马上就荒疏了。我遇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射手，他每天都打枪，至少每天午饭前都要打三次。这是他自己规定的，就像每天都要喝杯伏特加一样。”

伯爵夫妇看见我渐渐健谈起来，都很高兴。

“那么他的枪法怎么样？”伯爵问我。

“阁下，这样说吧，有过这样的事，他看见墙上有一只苍蝇，您觉得好笑吗，伯爵夫人？上帝可以作证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有过这样的事，他看见一只苍蝇就喊：‘库兹卡，给我手枪！’库兹卡把实弹的手枪拿给他。他砰的一声就把苍蝇打进墙壁里去！”

“这枪法太好了！”伯爵说，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西尔维奥，阁下。”

“西尔维奥！”伯爵跳起来嚷道：“您认识西尔维奥？”

“怎么不认识，阁下；我们是朋友，我们团里把他当作亲兄弟。可是我已经五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。这么说，阁下也认识他啰？”

“认识，而且很熟悉。他没有对您说过……不，我想不会。他没有对您说过一件很离奇的故事吗？”

“阁下，您是不是指他在一次舞会上被一个浪荡汉打耳光的事？”

“他对您说过那个浪荡汉的名字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阁下，没说过……噢！阁下，”我猜到是怎么回事，接着说，“请原谅……我不知道……难道是您吗？……”

“正是我本人，”伯爵回答着，样子十分伤心，“这幅被子弹打穿的画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纪念品……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，”伯爵夫人说，“看在上帝面上，你别说下去了；我怕听这些。”

“不，”伯爵不以为然地说，“我要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；他知道我怎样侮辱了他的朋友，也应该让他知道，西尔维奥怎样向我报了仇。”

伯爵把圈椅挪近我一点，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了下面这个故事。

“五年前我结了婚。第一个月，也就是蜜月^①，我是在这里，在这座村子里度过的。这座房子让我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，也留给我一次最痛苦的记忆。

“一天傍晚，我们俩一起骑马出去兜风，妻子的马不知怎的发起性子来。她很害怕，把缰绳交给我，一个人徒步走回去，我骑马先回家。在院子里我看见一辆旅行马车。仆人告诉我，有个客人在书房里等我，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只说有事情要找我。我走进书房，看见暗处有一个人风尘仆仆，满脸胡子，站在壁炉旁边。我走到他跟前，竭力辨认他的面貌。‘你不认得我了，伯爵？’他用发颤的声音说。‘西尔维奥！’我失声叫了起来。坦白说，当时我十分惊慌，连头发都竖了起来，‘正是我，’他接着说，‘现在轮到我来开枪了。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开这一枪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’他的侧面衣袋里露出一支手枪。我量了十二步，站在那边角落里，要求他趁我妻子还没有回来赶快开枪。他拖延着，要我点灯。仆人

① 原文为英语。